



列傳卷第二百十二

宋史四百五十四

傳儀圖言上柱國警國軍事前書友丞相驛國吏領經事都總務院等奉

勅修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洎

劉子薦

黃文政

呂文信

鍾季玉

耿世安

潘方

丁黼

米立

侯畱

楊壽孫
趙文義

王孝忠

高應松

黃申

張山翁

陳奎

蕭雷龍

宋應龍

祐正

鄒淵

劉子俊
蕭肅夫

劉沐

陳繼周

孫樂二

張震龍

張雲 張汴 呂武 華信 蕭明哲
 杜濬 林時 蕭資 徐棻 金應
 何時 陳子敬 劉士昭 王士敏 趙孟舉
 趙孟余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
 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
 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
 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
 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士江西
 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深提兵趣贛州取道石城復寧
 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
 論慷慨有策謀尤為天祥所知及空沅之後兵敗走

吳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
 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
 見係累它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
 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眾

趙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咸淳中迂
 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
 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邵守邀其軍
 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來守聶嵩孫
 希洎內姍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
 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噐覆諸地

宋史四百二十四

俱不食據榻而死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驥以進士歷官知
澧州沒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為湘鄉尉以獲盜功調
撫州司錄有愬王應亨毆死荷擔黃九者獄成矣子
薦閱受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闔獄戶裂吏撲殺
人者實乳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
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為理官者改知贛縣監行在左
臧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陞辭度宗愬之曰廣郡涓
察賴卿撫摩之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
官以廉靜著聞士嘗言仙都觀廣西經略司檄為參議

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權經略使馬暨遣
子薦提搖兵樂督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
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
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
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
為竟死之有黃文政者淮人戍蜀軍潰聞道走靜江
馬暨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
舌以次劓刖之文政舍胡叱咄叱死不絕聲

呂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松江副司諮議
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磯與北兵遇

戰死特贈定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賜職與
兩子承信郎恩澤仍立廟賜額河湖若巡檢張興宗
亦死之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恩
澤

鍾季玉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為都大坑
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
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脩出知建昌軍會有
旨江西和羅季玉至郡才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
能辦請于朝和羅得減三之一遷提舉常平未幾改
轉運判官皆不赴後以江西轉運判官彊起之郡大

胥以賄貶前使百計護之季玉卒窮治投嶺表俄以
秘書丞召還遭前使構讒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
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有潘方
者温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
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為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
謀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
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慶
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
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堅
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
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
黼力戰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
守至是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大異
死而復蘇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事平賜額立
廟

米立淮人三世為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
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大兵略江西
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

吾官街一箇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
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
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
之不屈遂遇害趙文義者郢州都統制更成歸與北
兵遇力戰死之初開州之役文義兄武義亦死焉有
揚壽孫者為雲安軍主簿兼教叅佐忠勝軍端平中
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方坤等
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學
庚等各贈承節一子進勇副尉

侯富字道子溫州樂清人二貢于鄉兩試轉運司皆

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
 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
 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
 泗畝慶城下死之闔室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
 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曰節毅仍立廟其鄉畝所著
 有霜厓集

王孝忠為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揚貴
 叛孝忠率眾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朱信降賊
 孝忠孤軍力不敵死焉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繇衛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

為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湧金
 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從瀛國公至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張
 山翁字君壽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為荆
 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
 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
 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
 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黃申字酉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

簿蕪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辦明丞相江
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安樂丞申為政廉謹有治
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
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
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怒俄而吏
民數百人集于庭疆輿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
衆粹跪詬叱曰為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為不聞
令無知之何申有惠愛在民至暮衆舁入寘中堂翼
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陳奎字肇芳一字偉節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功

補沐陽令咸淳元年父之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戶叅
軍父喪免改荆閩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朐山主簿
制置使印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奎繇海道歸抗
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奎少與謝枋得遊會枋得
起兵安仁首拔入幕執女仁令李景景奎里人也景
請得以家貲二萬贖罪奎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
財獨非朝廷錢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
怨率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奎聞於朝
就攝郡事益王即位奎入覲遷宗正寺簿太府寺丞
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

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元帥憐其才羈縻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煙山中自刎死所著有鶴心集其詩多譏刺當時之士大夫第年同時被執死焉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

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二十餘年為諮議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於圍中是時提刑諮議褚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進士督戰高沙被創竟沒于水知興化縣胡拱辰縣破亦死之

鄒瀉字鳳叔吉水人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

俠鳴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
 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
 副使復與國永豐二縣遣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
 副使及永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
 府分司永豐與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瀾脫身走至
 潮州及天祥被執瀾自竄當是時從天祥勤王死事
 者瀾與劉子俊等凡十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見左
 方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崇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
 閉相友善天祥開督府由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

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以子俊收兵
 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頃復招集散
 亡與鄒淵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
 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
 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贗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
 子俊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
 好變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為常及起兵辟補宣
 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
 南劍沐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

宋史四五百五十五
 百真真

三百六十一
為督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
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
忠義皆沐所號召沐性沈實而國機晝夜應酬置疊
不倦云

孫臬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拊之後天祥女妹
婿也天祥起兵檄臬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監官
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臬復龍
泉拒守不下尋為判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宕喜事
嘗以罪墨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
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以紹峒獠
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為
親黨所執至帥府要斬之屠永新

蕭燾夫永新人與見敬夫俱天祥客燾夫為詩有豪
俊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
贊之縣受屠見第俱死之

陳繼周字碩卿軍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捕盜功
行未奏者授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錄淮東總領幹官
麻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
略司準備差遣知衡陽縣辟淮東轉般倉江東提點

宋史四百五十五
百前為

刑獄幹辦公事未上會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
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為具言
閭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為方略甚詳於是
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
遣率贛士以從繼周雖弱不勝衣而年德有以服人
士視為父兄進止疾除惟指呼無敢先後詔改繼周
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淞制置司主管機宜
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柵門殺傷相當賈明猶戰渴赴
水死

張抃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吳洪兄弟門

出入荆閩歷年謂略潛兄弟既失廢斥者十餘
年繼文天祥起兵辟為祕閣脩撰領廣東提舉督府
叅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為空坑兵敗為亂兵所殺處
置使鄒淵得其屍葬之

呂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偕脫
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為多天祥開府南
劍武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
崎嶇數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為兵以
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橫
逆一軍揮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疆禦帶好

三百七十四個
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輩信安豐軍人為荆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剛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叔日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砦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聞者壯之

杜濬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濬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閩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濬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濬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鐙脫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廣東

三百九十一
陳直真州
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
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濬自來欲殺之
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
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
屯潮州濬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
濬惧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臨安琦於赭山結
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
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
文采內忠實數涉患難無怨對辭及潮州移屯琦俱
被執至惠州適復執之北行赴水為吏所援至建康
以憂憤死

蕭資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患難中扶持
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閣門路鈐轄資性
和厚臨機應變輯穆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
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

徐臻溫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
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
祥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
忠款至隆興病死

三百五十一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為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
官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脫
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
尉尋入江西轉運司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叅軍郡獄
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瘞為肉身臯
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為神
乎命鞭之湛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天祥起兵
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
分司吉州饒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脫

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
引以時帶行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
軍奄至兵敗削髮為僧竄迹嶺南賈卜自給變姓名
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敬者贛州人以貨雄鄉里
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閩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阜口
據下流及天祥攻贛子敬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
敗復聚兵屯黃塘砦連結山砦不降大軍以重兵襲
其砦砦潰子敬不知所終

劉士昭太和人嘗為鍼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
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

二百九十八
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
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
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
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同時有趙孟壘者合
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為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
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
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大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
曰孟余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
孟余諾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
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為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

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余至
此都人莫不隕淚旣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列傳卷第二百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十四

宋史四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丞祖監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實

徐道明

莫謙之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似儻負氣不戚

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

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

三百五十一
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
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勳結怨
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
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
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
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蔡
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
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
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
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

繆不才忌疾實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抗之徒是也所謂
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
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
下之能去邪矣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
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
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間罷綱職事臣等驚
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
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
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

四百八
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
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
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纔嫉
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
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
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
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
進一退在綱為其輕朝廷為其重幸陛下即反前命
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神師道以閩外之事陛
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

可斥也用合宜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
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槓壞之喧呼
震地有中入出衆鬻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營遣撫諭之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
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
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
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
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
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
 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
 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
 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
 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
 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
 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
 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
 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

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
 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
 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
 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
 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今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
 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
 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
 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
 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

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
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為書并上聞已而復論
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為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
之近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
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
書為三巨軸廐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
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
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
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
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

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
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
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
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為東澈著
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銜既刻之豐城范
應鈗為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騫每調
官未嘗擇便利為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
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誅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
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侯蚤行怪問之

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于朝崇寧
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註
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
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
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
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
造忌媚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
孫傳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
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
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恣坐視乎乃與御

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
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
立賊臣多從史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
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
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受一死正為
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
略曰相公服事累朝為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強敵使
當偽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
忘宗社神靈為可昧邪所以悉湏更死而詭聽之者
其心若曰與其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

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
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
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
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
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
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
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
患遭寇讐為汙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
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為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
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

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疑然尚當非
據偃寢禁闈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混濁謂相公
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道為久假不歸之
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
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
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愒日待期而
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
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
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
偽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

龍德官實負弁嘗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仲復慨然引
 義擻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君之禮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
 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
 燕遊悉一朝而毀乎爾等逆節甚矣力爭乃止高宗
 即位仲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窳削
 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
 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過州縣譴察吏之賢
 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仲自湖廣將入奏黃潛
 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

覲謝克家乃先奏覲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
 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附耿南仲倡為和議
 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覲受金人
 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速竄不
 報仲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
 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亂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
 文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
 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變輿未能順
 動真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
 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章諸群小以

掌諾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閻以言事被逐邵
 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
 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
 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為己助
 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
 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
 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
 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
 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
 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猖獗自專如此御營使

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
 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
 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
 之罪據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
 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
 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
 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
 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
 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
 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

四百十人
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
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
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
寃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
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
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
胡安國上時政論曰伸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
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
以無為有以是為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為言事
不實而重責之一定罰沮忠讜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

由而明乎伸既死賤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
賁以龍圖猶未盡哀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
以承天意詔贈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
勇於為義而所趨必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
肅嘗論朝士臣邦自昌者例賤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
明輒削其彙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
庸一遍然後出蒞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
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
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
留于鄆嘗稱孔子言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有何允者昭武人受學於仲伸沒允嘗輯其事狀紹興中為辰州通判觀郵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他人莫預允徑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允荆南詔獄辭皆出吏手允坐削官寘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暮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表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為屬

祖儉辭尋以侍從知縣張杓羅點請為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以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及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亡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憲首而以下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復用事正言李泳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泳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

四百一
下初正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
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
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
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
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
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
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
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
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
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

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
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執御於黜陟
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
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
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
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
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
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
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寥寥也疏既
上東掖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

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
罪當誅竄逐已為寬息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
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
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
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
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
佐賈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
出口有謂佐賈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
祖儉羗鄉不幸或死則怨其重曷若少徙內地佐賈
亦悟祖儉至廬陵呼趨嶺何言改送吉州遇赦量移

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并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
以官則高於子約以心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
坐視群少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
懣觸群小而蹈禍機甘大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
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
不知又何以多言為乎在謫所讀書窮理膏藥以自
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
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
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

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
 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
 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
 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
 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
 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賤所嘉泰元年
 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
 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
 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
 立偽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

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孺之師躡致宰執陛下舊
 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
 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右親屬得
 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
 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
 願亟誅侂冑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
 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
 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
 松與祖泰狎交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
 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

四百
縱不殺猶當杖黜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諫亦以為
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
偽言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
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為好語誘之曰
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
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
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
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賤道出潭州
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贖其行侂冑使人迹其所在祖
泰乃匿襄郢間侂冑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

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
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
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
能葬吾母為可憾耳乃卒尹王柎為具棺斂歸葬
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
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
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
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
之治韓侂冑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冰為右正言者

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在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
 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爭俱被斥宏中曰
 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詎
 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
 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
 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
 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
 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
 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太率由此元祐以來
 邪正六又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

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宋沫論前宰相趙汝愚

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

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懼呼蒙

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

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

假幾月蓋類皇王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

正論極力舐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

今李沫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

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
 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群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寬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沸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冑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駟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以平馬免遠徙上則

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參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嶠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懽侂冑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嶠與汪達趙彥楠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

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
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
刑部侍郎兼侍講銜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
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夫父居學校
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
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
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闐闐籍籍欲語
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
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後倍於平時郵

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
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
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賞賚睥睨神器窺覘宗
社日益炎炎不敢嚮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
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
之資附阿佗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
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
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爽汝翼諸李之
貪懦無謀倪俱倬杲諸郭之膏梁無用諸吳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

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剡
 膏刻血包苴侂冑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
 奚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
 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鉅之貢
 子為郎富官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
 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四圍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
 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
 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
 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
 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
 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
 軍皆培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
 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
 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

四百一十
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筭最長客筭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

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脩堡壘不諄吾雖帶甲百萬餽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主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

四百一十
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迹四方以為天下欺軍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書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迁守李大異復寘獄侂冑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

竟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為文章有氣骨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為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剗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此何等事而使我為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賢相否則必為宗社憂考官寘之

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幾其出入將實之罪或為之解乃已理宗即位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天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苛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秦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

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

四百个
挾息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
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
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
可得官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
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
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
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
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
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
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

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
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
自陛下即位乃敢屈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眾也其
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
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
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
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
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
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
眾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

制置司不敢為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
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當對草奏
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
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
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
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無路自達
今其尚書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
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論筆吏使竊錄之
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
蚤朝奏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召閣門舍人問曰

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
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
怏怏而退自知不為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
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叅
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
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
不動乃舍去若水為學務躬行恥為空言削木為主
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
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
家遇害

僧真實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資隆縉真實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實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駙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漂陽尉是夕沒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鬼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燾言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嘗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迺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炷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列傳卷第二百十四

列傳卷第二百五十五

宋史四百五十六

開儀司在國置國事前正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選是事者

勅

孝義

李璘甄妻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

黃德興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

許祚

李琳

胡仲堯

陳兢

容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畢贊

顛忻

李瓊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温

樊榮恕

祁暉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

李祚等

江白

裘承詢

孫浦等

常真

子晏王途等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朱壽昌

侯可

申積中

郝戡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亭臺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李篤揚

揚慶

陳宗

郭義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鄭綺

鮑宗巖附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

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

又有京兆鄠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
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隣人張
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
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
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
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
食具酒殺請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
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
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

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
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瓞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
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
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
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
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
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
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錢
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三年太祖親征太原

召見慰諭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末

皇甫暉爲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爲客將及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劫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略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產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廷遣使按鞠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

字三百六十八
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史以漢所賜
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聞
超歐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
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
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
正中塗見父恐情述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屍
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
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

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
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
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
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温州陳侃江陵褚彥
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
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
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俛事母至孝賜其母
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
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

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問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復至闕貢土物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為宏敞後遷光祿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

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訥為後試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

從子褒為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

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群從

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

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江州司戶衮子昉試奉
 禮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
 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
 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
 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
 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
 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
 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
 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
 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

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
 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之
 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
 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
 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
 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
 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為之嘆
 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為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
 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為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
 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

貞外郎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備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君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爲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爲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問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三年進士第至都官貞外郎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文贊以勇力仕南唐至

雄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充長聲律以父蔭爲奉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贊歸朝授道州刺史延慶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爲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贊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藁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

計字四百八十一
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
樹達理蘇易簡朱台符爲贊美之後知端州卒子綸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
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
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
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
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
贊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

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
鄉閭率金帛以助葬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
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
州長沙人畢贊仕郡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
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秦州秦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
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
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
號泣析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
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爲

計字三百八十八
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
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蕩新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
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羸羸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
初鳴入山及明趨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
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
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
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
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
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
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
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
袂飾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
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鷲百餘
集廬中未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
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鹽市側以
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
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忘母喪水漿不

計字三頁八十五个

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網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三千筭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網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戶

雜科詔從之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為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州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宋史四百五十六

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怒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
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擣樹五枝并爲一怒旻家榆
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暉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
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
南暉旣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年
墮足二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
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一行母卒負土成墳
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公鳴不去又嘗有兔

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玘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
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
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
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遑遑然唯恐築之
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兒之子賣藥以自給
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
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
有母在而折產者聞玘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

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家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豈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

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屨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四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孺子

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
 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
 孝章並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
 濟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
 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
 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
 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
 州王子上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
 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
 劉閩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

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
 符初東封泰山判兗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
 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
 起言陝州張化基閩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
 稱並即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
 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
 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養母及死次子守
 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
 又有齊州王詮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

三百九十九
士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
閭賜以粟帛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
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
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
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胛雖大雨雪未嘗少止
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
後去既葬遂發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
日一飯不啗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
吳越大水山皆發洩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

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眾
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其事族父衍
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廕入官至贊善大夫
嘗知永城縣歲捐奉錢三十萬以收涇汴渠之溺死
者凡四十餘又出奉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為
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
為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
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于揆總十六歲哭
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

調卒成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
 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
 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
 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
 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
 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
 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
 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
 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
 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

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
 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
 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
 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
 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
 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曆間喪
 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
 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其

三百七十六
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
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蔭守將作五主
簿累調州縣通判陝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
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
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富
弼韓琦爲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
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
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

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
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
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
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婚汝子故汝代其命
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撻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
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婚汝子將柰何囚悟泣涕覆面
曰囚幾悞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
人至今傳之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
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
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

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
 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
 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
 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
 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為
 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
 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
 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
 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
 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

此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
 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隨計入京里中釀金贖行
 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
 者也不可以為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
 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
 征儂獍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
 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
 得嫁可為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
 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

其祖可晨馳至富家發積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
 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
 校實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簽書儀州判官西
 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
 遇亟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
 人循環間見疑以為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
 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
 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
 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
 人之憂與田頌為友頌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頌死

目不瞑人曰其待以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頌
 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
 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頌頌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廩
 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
 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畧
 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為子及
 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
 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為畢婚娶始歸本族復
 為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

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
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
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表其操行詔予
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
陳芳一門叶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
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
賙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
襄號處士

郝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
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年不

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定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
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
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
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
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
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
有助之者使實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
詔賜粟帛治平未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
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
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

三百八十四字
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戲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戲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于櫛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拊棺而卧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亨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

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賦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
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
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
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佃宣和間為棣州兵官屬會兵
勤燕雲子佃被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
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佃亦隔絕
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佃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
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

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慙在夔州賦
詩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夫其母瑜朝夕焚
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秦
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
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
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
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鍾荷土以為墳手胝面黥親友
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

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
 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
 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壽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
 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
 逮事親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
 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
 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有楊芾者亦同
 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
 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
 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

哀我盜義而釋之

揚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
 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
 遂差父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
 紹興七年守仇忿為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念
 曰韓退之作鄆人對以毀傷支體為害義而匹夫單
 人身膏草莽執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
 成于内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
 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為餌病愈已而

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動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時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達兵襲鉛山父愈

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上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十指

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廼架無主厨饌不異
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
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
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
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
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
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
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
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

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章依郡獄
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
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
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
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入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
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圜徒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懇
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
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
坐視父纏微纒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

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瀟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

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徃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僕德璋鞠之如己子有鮑宗巖者字傳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二百五十一

宋史列傳卷二百五十一

十一

孔齋刊

列傳卷第二百十五



